

全華叢書



宋學士全集卷之十六

明宋濂撰 同郡後學胡鳳丹月樵校梓

碑

金谿孔子廟學碑

金谿縣令李子敬修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
皆仍其舊罅漏者補葺之黝昧者丹堊之學之論堂
廟之西東廡與夫肄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爲間者
三崇二十又二尺縱視崇而弱其二尺橫視縱而強
其十尺肄業之舍爲間者左右各三兩廡視舍其數

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月訖功嗚呼
元季兵亂邑廬盡毀而廟學巋然獨存是固有相之
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爲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
成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旣相率
釋奠已使教諭曾易徵文於濂濂序其故而系之以
詩廟學緣起及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

金溪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
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遠探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
纖塵不驚萬象著懸矧茲鄉學可不亟圖孰其興之

實邑大夫機動籟鳴泉赴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
三月之間用幣告成龍礎鳳甍文椀丹楹氣象改觀
煥乎聲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廬式寧其軀
匪居之爲娛前軌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氣夜
發電流虹轉學子翩翩期文之顯匪文之爲勗惟形
是踐我作歌詩爲勸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
其臨敬之無斃

蘇州重修孔子廟學之碑

蒲圻魏公守姑蘇之明年鋤暴樹良無令弗肅上下

洽和百廢具興惟孔子廟學弗治棟楹傾欹丹堊黝
昧若不能支旦暮者公顧瞻良久愀然弗寧乃登僚
案縣令丞暨尙義之士咸集於庭喟然嘆曰皇帝以
神武定四海卽大興文治詔以明經六藝之科頒示
郡邑使選弟子員肄講明體適用之學將以人文化
成天下今弊陋至是非所以靈承帝意予先捐俸爲
倡爾二三君子幸相與圖之穹殿邃廊虔奉明禋靈
星之門神道所繇其役爲最殷吳江葛德潤爾其葺
之論堂有巖兩廡相嚮挾以六齋以通於前門矣

江甯璇汝其修之亭號采芹下臨康衢來游來歌多
士攸宜崑山張庸爾其整之公言未已吳江令許茂
進曰邑有八士曰李庚等頗有意乎書詩尊經之閣
先賢諸祠游息三亭以至庖湍橋梁之屬茂率其承
之長洲丞丁師尹復進曰許令然矣師尹獨不可爲
乎若止善堂及中廊達於閣者當諭羣儒使賦金俾
里者唐晟視其役焉公大悅唯周垣四千八百尺未
有所屬僚若佐遂以罰布飲助而吳縣令曾輔驪然
趨功役邑夫畚粘土繩繩而來事因大集始事於洪

武六年二月戊辰而訖功於十二月某甲子如翬斯
飛如雲斯凝如濤斯湧深沈而潔清宏麗而靜密一
還承平舊觀公帥其屬執豆籩具脯醢以成功告觀
者如堵牆莫不嗟嘆自兵興以來學宮所在蹂踐爲
墟而姑蘇幸僅存非公之至幾何不與之俱廢乎教
授貢穎之旣宣力於始終復使訓導張田請記其事
以垂不朽惟蘇之有學實始於范文正公蓋公景祐
初出守鄉郡擇南園之地奏請於朝而建是學爲其
師者則安定胡文昭公也計當時人物固嘗盛矣數

百載之下仰其聲光慕其風烈每使人發不可企及之嘆自時厥後雖有賢愚而學之興廢靡常而二公過化之地流風遺俗終未泯也況今遭逢有道之朝而得良二千石爲之師帥豈徒然哉然公興學之志不下於范公者也則夫坐臯比而談經藝者其必將取法於文昭乎明體適用之學吾知駸駸然向盛矣苟不務出此而摘英擣華爲諱世取寵之具非區區所敢聞請以是刻諸麗牲之碑庶幾蘇之人士知所自勗哉公名觀字杞山通周易爲人疏達無凝滯如

八窗玲瓏見義勇爲雖千萬人不可遏所至輒烈烈
有聲同知府事李權通判徐弼推官超霖皆號一時
之選與公道合故成事無難者碑爲修學作前代興
造各自有記皆不書唯當書者不敢拘於文體而不
致其詳焉系之以詩曰

姑胥之墟有川滄滄折趨南園匯而東流靈氛中啓
爛渙弗收自非聖師疇協其休昔有哲人出綰郡章
乃構學宮乃建廟堂廟堂章章學宮將將衿佩洋洋
來翔來翔盛衰相因揆理則然風摧雨蝕上漏旁穿

矧丁艱虞烽火相連誰舉一臂持危扶顛大明當天
九服攸同叶櫂檣斂翳奎壁吐芒睠我魏公來蒞大
邦屢形於言我敢怠違既率部封復登府僚分勞授
事具乃教條曾不一葦厥功孔昭化此朽腐鬱爲峒
嵒孰敦化原孰築教基孰牖民彝匪學曷爲我語蘇
人公豈爾私耳目苟具必致其思思之如何法孝興
忠二者無媿行將天通震澤有石其堅比銅史官勒
辭用昭無終

胡越公新廟碑

丈夫之遇於時也生使人懷之歿使人思之且建廟
食於其土必其德澤入人之深堅如金石而弗渝信
如四時而弗爽照如日星而不忒然後足以厭乎人
心而合乎輿論也嗚呼豈易致哉若今之胡越公者
其庶幾無愧於此乎自辛卯兵興天下大亂民遭溺
焚俛俛無所棲止皇帝手秉黃鉞起而救之屯兵滁
陽公杖策謁轅門一見語合遂居前鋒以佐揚天威
乙未春二月王師取和州夏六月下太平丙申春三
月平金陵攻京口丁酉春三月又拔毗陵公皆列戎

行或舉旗斬將或操螯弧以先登前後屢建奇功乃授右翼統軍元帥使宿衛帳下夏四月又從破宣城上命行樞密院判官鄧愈戍宣公副之秋七月遂同諸將攻徽州拔之元將楊完者聚兵十萬欲復其城公自婺源兼程以進橫槊而前大呼殺人衆皆披靡而遁戊戌春三月諸將克嚴州公又偕往降溪洞兵三萬以功遷行樞密院判官公謂蘭溪去嚴爲甚邇蘭溪下則斷婺之右臂矣冬十月乃下蘭溪十有二月王師取婺州陞公僉書行樞密院事公益思有以

自效己亥春正月攻陷諸暨州十有一月又平處州
庚子夏五月又拔信州信方絕糧人皆勸公還師公
曰此閩楚喉襟地也可棄之乎乃築城浚隍爲堅守
計辛丑夏五月上憫公之勞且以婺爲海右大藩通
甌引越非宿將重臣有以控制之不可乃授公江南
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屯戍於婺壬寅春二月溪
洞兵叛而西歸公遂遇害知公之死者莫不哀慟流
涕如喪厥父母上聞之亦震悼弗置親御翰墨作文
以祭且命有司瘞公像配享卞忠貞公廟庭甲辰冬

復降旨贈光祿大夫浙東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
柱國追封越國公先是公歿之明年公之部曲與境
內之民悵然遐思若不能勝其情乃相率卽城中作
新廟一區十越月而廟成堂門庭廡咸具及是寵褒
之命下復羣謁於金華宋濂部曲進曰公之號令素
嚴人無違禁賞非無功罰非無罪使我等攻必克戰
必勝而不冒於寵靈之內者非公之賜歟我之病也孰
知而起之我之凍且餒也孰察而周之其能親自裹
創注藥及安於食且衣者非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何

以將之境內之民又進曰吾嫠之民凋瘵殊甚公專
心撫摩之昔也奔走西東歲無寧居今也長幼一堂
愉愉雍雍非公之賜歟昔也商賈不通布穀不登今
也市區充溢百貨具集非公之賜歟昔也厄於暴強
莫敢何問今也攘一莖茅公亦使償之如承平時非
公之賜歟公之德我亦何以將之茲者龍光下被爵
登上公人神浴熙雲日潤明卉木動搖如有喜色適
新廟告成願爲我詳紀公之功德以垂示於無窮是
用合辭以請濂竊觀古之名將出戍邊域者矣苟得

甲士之驩心則耕田鑿井之氓必至於弗寧使斯民
稍得以遂其生則持戟荷戈者必不免於愁嘆孰有
能兩全者哉若公者可謂尤賢乎已公嘗自誦曰我
不知書然吾行軍唯有三事而已不殺人不擄人女
婦不焚人廬舍故其軍一出遠近之人皆爭趨附之
蓋公處心以仁蒞事以威惟其仁也故不言而民化
惟其威也故不待戒而兵自不敢犯昔者祭征虜制
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及其死也人
爲立祠享之較之於公其事固無大相遠也廟而祠

之其誰曰不宜初公之未薨嘗夜出人見其兩目煜煜有光若燈及其既薨敵人數擾我邊陲公降祥異或見夢於人或覩靈火滿野洶洶聞人馬聲泊出師輒大捷似實有陰兵來助者是則公之英魂烈爽下上於星辰之間固未嘗亡也因併及之使知天之生公有非偶然者公姓胡氏諱大海字通甫泗之虹縣人詩曰

聖皇啓運四方攸同升龍在天颯狂雲從中有一人萬夫之雄其人謂誰時維越公其一凜凜越公勁氣橫

驚手荷鋏及其粲若璐彼趨以馬我捷以步陷陣如

飛逢者必仆其二天兵四出靡弗在行瞠目疾視前無

堅城有聲洗洗敵人震驚土疆既拓大勛以凝其三皇

帝曰都爾主羽翼婆維雄藩爾鎮其域爾參政府解

爾宥密爾勞爾徠以盡乃職其四公既受命分闡建牙

威讐化孚莫敢或譁汝顛汝掖汝疾汝摩化汝呻吟

而爲謳歌其五視彼郊原其耕釋釋視彼闐闐其通繹

繹視彼室廬其居奭奭何以致斯伊公之力其六我民

無祿俾公棄捐精神上游固合化權民之云思其何

舍旃匪廟曷祀非祀曷虔其乃簡璧材乃端術徑乃

差穀辰視星之定林衡奔事班倕稟令紫柷星錯素

階玉瑩其邃清有寢巖衛有門旁夾有廡四繚有垣

肖像居中威神騰軒陰風肅如髣髴若存其維公顧

綏時著靈響幽火東驚鍤騎西上赤帷一揮無敵不

礮孰不生畏孰不景仰其生爲名臣死爲明神策書

所列指可縷陳矧公之英貫乎屈伸幽明有殊神人

則均其公實惠我弗間弗貳人之依公如旌繫旒登

我稼穡遏我妖沴歆我明祀欽於世世其

景祐廟碑

景祐廟者宋殿前司統制祖公廟也公諱域字真夫其先閩人後徙明奉化之松溪公有文武才建隆中以剛毅稱居鄉黨遇歲飢發私廩以賑餒夫所活以千計里有昏喪貧不能成禮出財帛周助之子弟不能學者爲招師儒使就學焉邑人咸德之旣沒皇祐二年遂作廟於忠義鄉之福慶里有故必相率趨禱滅火愈疾屢著奇徵元祐中漁者鄧祺徐寶泛海值風舟起立者數四懼死呼神求救公忽見於空中應

之俄而火光如斗墜檣下風頓息起視所在舟已至
公廟下矣建炎四年高宗南奔御舟次崎頭金人將
舟師追其後將及見赤旗數萬蔽海上金人沮懼而
退是夕提領海舟張公裕夢神人虎韞魚服奏對上
前自稱官位姓名公裕以聞高宗多公之績制封文
惠侯賜廟額爲景祐元大德十二年大疫死者相枕
民禱公公降於人指廟東井命民飲病者飲水立愈
明年蝗發境上官督民捕蝗日以斗斛徵之民泣訴
於公頃之蝗飛積廟前高數丈民取以輸遺蝗亦皆

自投於海禾不爲災至正十一年海盜起將剽掠邑
民會大風揚沙晝晦不可辨盜迷失道而退後盜復
至鈔民財無所得怒欲火廬舍至廟若聞弦誦聲驚
駭相顧卒不敢犯二十二年有巨蝶集里巷螫民膚
卽死民神事之迎置於廟公復降於廟巫手撲殺之
耆耄卓在明汪敬行等列其事聞於朝二十六年加
以昭烈之號皇上有天下以爲凡神之封爵宜命於
天非人所敢與洪武四年乃詔儀曹易公號爲故義
士祖公之神每歲季春縣令用剛鬣行祀事著爲恒

制敬行之弟敏學復謂公自宋初至於今四百年功
烈及於民者甚久而未有文辭昭靈焯美垂之無極
甚非事神之道乃遣從子正來請傳其事於碑夫公
以一將之微其生也非有公侯之貴萬鍾之富而獨
能惠其鄉旣死數世復能濟其君於艱難而保鄉邑
之民於無窮非烈丈夫能然哉是可歌也已其詩曰
斗牛之南大海堦羣山嶺翠植翠旻乾靈坤秀鬱不
宣篤生祖公維俊賢虎眉虬髯高兩顴右握寶刀左
屬韃指揮貔貅立殿前晚辭天子歸林泉傾萬金貲

賑顛連聞人急難刺在肩有弗能拯食不咽曰生施
惠靡遑年死爲明神參化權鬱攸肆虐焚氓塵揮唾
沃之不敢煽颶風掀浪欲拍天漁舟葉沈立以旋火
燄如日墮檣端手提白骨出重淵鑿輿狩南濟大川
追者十萬皆腥羶身率以君將樓船赤幟塞島虜愕
然璽書褒忠禮彌虔坐秉躬圭冠貂蟬癘鬼跳跟民
告瘡以藥投井飲輒痊飛蝗被野禍大田神氣一噓
舞翩翩如蛾赴火積成山立使凶歲爲有年海盜操
矛口流涎揚沙撲面懾以還退奔相蹂行蹠躑鉅蝶

爲妖大如鳶家趨巷祭陳豆籩以掌擊之民害蠲邑
民戴公綏以安歲時扶攜謁廟門清醑在觴几蒸豚
鍾喧鼓考雜管絃公騎蒼麟手執鞭龍旂獸盾衛者
千來如旋風止如烟顧民欲去不忍言民拜願公毋
我捐俸禾如茨黍蛇蟠疾害不作福祐綿公名不朽
同坤乾

重建寶婺觀碑

婺之寶婺觀祠婺女星始作於唐武德四年初在郡
城西北吳越有國時刺史錢儼徙於子城上西南陬

宋淳熙十三年以知州事洪邁請賜今額元九十年
毀於火者再皆官作之國朝洪武五年秋觀復災主
觀道士楊道可與其徒同姑者德生德清謀謂祠星
所以休民興役而出於官是厲民也厲民弗祥乃持
厯走境內告於衆庶各出貨泉相厥事而屬劉仲謀
等十餘人司出納之任伐木於大山長谷乘流而致
於城下僦匠傭工甃城增址作正殿五楹間其南爲
重閣三間殿與閣之中構爲飛亭亭之後先聯屋以
合庭霤三門舊在閣南正直通塗今遷閣東三十步

由門循廊西上抵玄武神祠又折而西始升於閣三
門之右別建玄壇廟餘若齋居賓館之屬各以次就
緒而星之像猶未具先是杭州衛都指揮使徐君司
馬嘗出鎮於婺屢徼靈於星祠其在杭也夢有所見
遣使者問所須以像闕告因命斲沈水香爲像名其
閣曰靈華而奉像置其上道可復迎其教所嚴事者
共祠焉工始於災之明年越六春秋至十二年冬始
成蓋役夫糜錢以鉅萬計而有司不知州民懽忻趨
謁以爲有所憑依不可無以示來者於是道可持幣

走告於濂曰婺以星名州星之澤州民者甚大宋宣
和三年方臘反睦將陷郡統領劉光世討之兵次蘭
溪未敢進夢霞冠羽衣神趨之行且以病指告劉至
盜黨就禽及謁星祠其像如夢中一指將墜開禧三
年大水先期告守土吏爲備民不漂溺景定四年武
義山寇爲亂來犯城屯於溪南遇媼警屢長數尺盜
怪問之媼曰城中人屢皆若是耳盜驚散去元至元
十三年郡旣降復守元將高興怒欲屠城夢神諭以
勿殺明日以火矢射觀矢返墮軍中見巨人坐城上

濯足城南水中大駭遂下令風民降不敢戮一人至
正十六年沿海翼兵自蘭溪夜叛還謀襲郡城神化
婦人導叛兵食瓜田間食已皆昏迷失道至城而天
已曙官兵有備遂伏誅此皆彰灼可徵之大者而疾
癘旱澇之禱爲尤驗固未易悉數也今觀事幸復乎
故皆神靈之所致願并記之濂曰婺女之於茲郡猶
參之於晉陽辰之於商丘固宜祠而祭之然惟有國
者得祭禮也民之祭者情也先王之教謹禮而不違
民之情一乎禮則拘專乎情則濫在人折衷焉耳且

田祖先嗇民以其有功一執七猶思之祭之况昭回
於天恃賴以爲司命者乎說者乃謂自南斗十二度至婺
女七度爲星紀吳越之分皆屬焉何獨婺之人得專
祠婺女乎是不然吳越之分固廣而斗牛女之所該
亦廣苟以躔度細推之郡之墟正上直於婺女爾星
之降祥焉可誣也今道可劬躬焦思而盡力於神無
非爲民祈福濂如其請特載星之威靈不測併爲詳
所以起州民之瞻仰者俾繼承於無窮豈止述起廢
之功乎道可字南峯郡人也冲默而契道嗣天師界

以崇眞明遠宏道法師之號云繫之以詩曰

帝居冥溲天中央宰制萬有御陰陽經乾緯坤翕以
張百靈環衛燦文章交參洞射下土方州分國列奠
厥疆須女下流婺適當赤光熊熊吐寒芒名州建官
自隋唐歷年百千氣愈亢神宮巍然逼立蒼彤楹文
戶紫檀房高閣飛費穆煌煌神君之來天門黃電母
雷師翼兩旁麒麟駕駟虹霓幢羽衣絳裘雲錦裳凍
雨灑道塵不揚清氛襲人靈始降卽之若無視洋洋
山君海王修典常執玉來覲歲相望奉帝威令俾勿

爽鯨鯢戮死魍魎藏耆耄有時告雨暘麾箕舒颺畢
沛滂原多黍稷隰有秔地寧天清民樂康誰其尸之
神降祥嗟爾黎庶德是覆善錫鴻慶慝被殃神靈秉
握帝紀綱帝有正命莫敢禳禳之以私帝所戕神理
惚恍誰能詳史臣作詩匪昧荒金石可渝斯不亡

溫忠靖王廟堂碑

歲在闕逢涒灘斗杓直寅其日某家子東家道士儲
祥曦新作溫忠靖王廟成後十有一年太史氏濂爲
之記曰太虛之間一降一升而能橐籥於無窮者非

氣母也邪氣母之所孕其出無根其入無門而其應也甚神人能察乎陰陽之變而不凝滯於物者其知鬼神之情狀矣乎王姓溫氏名瓊字永清溫之

人父民望嘗中明經甲科年耄無嗣與妻張道輝晝夜籲告上帝一夕張夢一神手擎火珠自天門而來謂曰吾乃大火神君將降胎爲人張覺赤光被體中猶喜喜然因有姪以唐長安二年五月五日午時生其左腋有靈篆二十四右半之七歲習禹步爲昱十四通五經百氏及老釋家言二十六舉進士不第乃

拊几嘆曰吾生不能致君澤民死當爲泰山神以除
天下惡厲耳復制三十六神符授人曰持此能主地
上鬼神言已忽幻藥又象屹立而亡蜀葉天師後用
其符禳除沴氣之爲人菑者彷彿見王衣赭袍握寶
劍乘追風駿下之劾名之家遂皆祠王以祈靈響焉
王祠封翊靈昭武將軍正佑侯其曰正福顯應威烈
忠靖王則宋季之累加也王之事行見於傳記者如
此自薦紳先生言之可謂怪神之極殊不知氣母之
所孕人奇出神靡所不有蜚龍感而異人生元象應

而神績著蓋不可一二計惟夫偏縊或足以病民故必降剛明方直者而祛斥之此亦天之恒道非所謂怪也古之聖神體天以訓民鑄鼎象物使民知神姦故人川澤山林魑魅魍魎莫能逢之奈何氣漓俗微御陰陽通神明之術不傳方士之徒遂得竊其機權而用之世之昧者不知出於古聖神遺法咸歸諸道家往往鄙其譎誕不經嗚呼是果譎誕不經者邪非邪糸之以詩曰

南離有赫大火神下上六氣凌三辰靈龍燦駟輔以

雲被髮下降瘴海濱帝出乎震物以伸約束百鬼主
地門神往從之勢翻幡豹韃絳衫紫纏巾七斗直斂
火暈輪嶽祇瀆鬼爭駿奔厲或憑人叱使泯弼贊元
化歸一鈞東嘉之山翠嶙峋作宮翼翼鸞鳳騫牲牢
充膺酒鬱煜挺然正氣扶乾坤山明澤媚日晞暄

獅子山徐將軍廟碑

帝王受天命而興默運立化施陽斂陰日月爲之御
行山嶽爲之震疊川君水伯咸聽其命令而效職獻
靈理勢則然也今皇帝之都金陵伐亂討逆遣將出

師旌旄所向鉦鼓所戒巨城大邑無不降順時則有
若徐將軍者亦著神功將軍烏程人晉時行賈江淮
間道廬之巢湖溺死死而爲神巢民奉之甚謹上初
渡江諸將多祀神舟中所向克捷或以事聞於上歲
戊戌某月命南安侯俞某卽龍江盧龍山爲廟祀焉
擇清修道士汪與權駱德輝徐善誠三人主其事及
旣登大位之六年爲洪武癸丑九月大駕幸盧龍時
與權已化去詔德輝葺廟室樹名木且勅改盧龍爲
獅子山德輝等承詔奉祀益恭甲寅某月復相與建

祠奉其教所謂真武神於廟左殿堂門廡畧具咸以爲斯廟與國同興將軍之功格知帝主耿耿不誣其本始固不宜無考而真武之祠威靈日著亦宜牽聯得書乃來請銘其銘曰

帝興江淮賢豪景從叱咤而雷麾斥而風豈惟人同鬼神爭助水伯川君罔不來赴維巢有湖神之所都陰翊王師鼉鼓龍旗敵城雒雒大將攸克示以神兵暗褫其魄軍聲如霆日無全城一日十勝蘄寇率平帝詢將臣成功孔速疑有神助使之順伏將臣有言

非惟戰功維巢有神實張兵戎帝曰異哉何以勸賞
爵非所安俾其廟享龍江之陽山迴岡翔作鎮於京
以綏四方有廡有堂有筵有几神之戾止冷風如水
都人來觀天子聖仁天子褒功及於鬼神都人來言
神之威武洞於幾微以佐明主上天垂象龜蛇合形
佑我下民功尤難名並洞實宜精神上通合慶同體
以贊化工時清歲康烽燧不苙都人薦奠粢稷豆觴
人神相依其德弗慆於千萬年彌久彌昭

温州橫山仁濟廟碑

記禮者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先王之制非惟崇德報功以垂勸於方來亦所以達幽明之故而察鬼神之情狀蓋受氣之剛大者決不隨物斲盡其能警動威靈以錫羨萬民乃其理之所有學者多疑於鬼神遽絕謂無之夫豈可哉有若橫山廟神之事其明效可覩己神諱凱字公武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橫陽生而雄偉身長八尺餘髮垂至地善擊劍能左右射博文而彊記家雖貧躬耕以養父母及司馬氏平吳與陸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神知晉

室將亂獨辭不就時臨海屬邑曰永寧曰安固曰橫
陽地皆瀕海海水沸騰蛇龍雜居之民罹其毒神還
自洛乃白於邑長隨其地形鑿壅塞而疏之遂使三
江東注於海水性既順其土作乂永康中三江逆流
颶風挾怒潮爲孽邑將陸沈民咸懼爲魚神奮然曰
吾將以身平之卽援弓發矢大呼衝潮而入水忽裂
開電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聞海門有聲如雷而
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禍乃絕邑長思其功
號其里曰平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

更永寧爲永嘉郡郭璞相土遷之於西洋遐邇徼靈
者無虛日神功益用赫著陳至德間閩寇章大寶侵
分水嶺其氣勢張甚民爭遁逃神見天兵於雲間戈
甲耀日盜驚而潰唐武德中輔公柘爲亂其黨入寇
民依華蓋山築城而拒守之時當嚴冬神降大雨雹
寇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寶中河決澶州怒暴不可
制神見黃旂驚濤間河復故道光化末天台大饑神
化形爲商載米貸人已而投杖於江變成赤龍騎而
升天宋景德初契丹同其母蕭氏南侵丞相寇準殿

前指揮使高瓊奉真宗親征車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旂上髣髴有平水王字虜懼請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清昭應宮取材於温之樂成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禱於神忽風霆淩厲龍湫震盪巨石皆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靈異或見諸紀載或相傳父老之口如此者蓋不一而足今則粗舉其槩而已神初封於唐爲平水顯應公尋陞王爵賜袞冕赤舄宋累加通天護國仁濟之號從祀郊壇兼賜仁濟以爲廟額元復加威惠進封太和冲

聖帝遂易廟爲宮逮入國朝壹以誠事神以爲數加
溢美之辭非所以敬恭明神詔禮官定議爲橫山周
公之神至於廟宇之建修皆郡守任其責可考見者
自陳毛喜逮元左答納失里凡一十三人云昔者大
禹當洪水橫流之時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民始得
平土而居千載之下覩河洛者必思禹功而弗忘天
衷民彝其不可泯也如此若神之爲憫生民之昏墊
奮身而興捍患禦菑蚩蚩之氓得遂桑土旣蠶而不
混爲魚鼈者果誰之力歟夫禹之功在天下神之澤

則被乎一州雖有小大之殊其惠利萬民之心則一而已廟而祝之誠合先王制禮之義孰謂非宜州人士永嘉教諭許士宏訓導張升恐無以示來者介鄉友秦王府紀善林君溫徵濂文勒諸樂石濂旣爲序其事復作歌一篇使邦人歌以祀神其佐神張鉉字子元郡人由右科進士仕至閣門宣贊舍人剛烈正直嘗上疏言事忤史嵩之被斥而歿旣歿而顯靈太守吳泳因并祠之法當附書文中歌曰

東甌之地大海濱止斥鹵噴蝕成荒堙止有時魚龍

或怒嗔止蹴翻鉅浪高嶙峋止懷襄勢殷莽無垠止
惟神我憫眉屢顰止帥眾疏鑿不憚勤止夜役陰兵
直達晨止三江順流若拖紳止盡化魚鼈爲衣巾止
一旦颶母號秋旻止江流逆上波插雲止城廬沈溺
在逡巡止神知事急如救焚止彎弓注矢肯顧身止
眼不見水唯見民止衝濤直入勇絕倫止海水壁立
左右分止赤電飛射光相燉止神乘白龍赴海門止
號號似聽驚雷奔止水禍頓弭神具欣止有室堪居
田可耘止眾言曷以酬大勛止有廟肇祀西洋濱止

漸周吳越泊七閩止神功彌盛海寓聞止天兵建隊
向空陳止旌旗上著烏篆文止虜氣襲盡去解屯止
况兹狗鼠視欲吞止河道遄復流沄沄止投杖化龍
靈跡存止疏封直至帝王尊止冕旒袞衣佩瑠璘止
神之正氣塞乾坤止上下日月摩星辰止立化洊穆
合神人止甌民戴神忱且恂止遐邇奔湊川之臻止
如見靈旂降繽紛止牲牷肥腍酒苾芬止驅斥厲鬼
黍稌蕃止太史造文勒堅珉止後千百載期無諉止

淵穎先生碑

浦陽江之上有大儒曰淵穎先生吳公以精深元懿
之學發沈雄奇絕之文闔陰闢陽出神入鬼縱橫變
化其妙難名生雖弗克顯融以伸其志旣沒而言立
浩浩穰穰其書滿家信一代之偉人足以播芳猷於
弗朽者也先生諱萊字立夫姓吳氏其先毗陵人一
遷於番再遷於睦三遷婺浦江之新田唐乾寧初有
諱公養者又遷縣西之吳溪實德政鄉尊仁里也高
祖諱聞贈中奉大夫福建道宣慰使護軍追封渤海
郡公妣盛氏追封渤海郡夫人曾祖諱蕃累贈資善

大夫太常禮儀院使上護軍追封渤海郡公妣沈氏
追封渤海郡夫人祖伯紹累贈翰林學士承旨榮祿
大夫柱國追封渤國公妣金氏追封渤國夫人父諱
直方集賢大學士榮祿大夫致仕妣盛氏初盛夫人
懷妊七月翰木公忽夢西域神人飛空而來直止
夫人之寢心異之越翼日先生遂生因名曰來夫人
頗知書年四歲授以孝經論語春秋穀梁傳隨口成
誦七歲善屬文有奴僕命騷之言崑南先生方公鳳
見而奇之曰此邦家材也取南山有臺詩中語更令

名族父幼敏家素多書先生時出與羣童敖私挾一編以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或以聞於幼敏迫而觀之乃班固漢史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謂曰爾竊觀吾書能記是當不爾責先生琅然誦之至終篇一字不遺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其誦皆如初乃盡出所藏書畀之讀嵩南益異之許以孫女妻焉且授易書詩三經義暨秦漢而下詩文章大家先生一覽卽悉其指趣嵩南退謂人曰明睿如吳某雖汝南應世叔政不足多也自是以來先生博極羣書至於

制度沿革陰陽律厯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
之屬尤無所不通矣時朝廷將有事於日本卽自奮
曰此小醜耳何必上勤王師使某持尺書諭之足矣
因撰疏論其事會病不果上延祐間貢舉法行有司
以先生名上豫章熊公朋來巴西鄧公文原及吾郡
胡公長儒主去留士此三數公輩行老成學術淹貫
自非博古該今明體適用咸懼不得在茲選而先生
與焉於是東經齊魯梁楚之郊北抵燕每遇中原奇
絕處輒瞪然長視平岡灌莽一望千里昔人歌舞戰

爭之地壹皆前迎後卻畢在塵沙霜露中遂與當塗
李翼餘姚方九思臨川傅斯正貰酒高歌天寒風急
毛髮上豎自謂綽有司馬子長遺風尋以論議不合
於禮官退歸田里出遊海東洲厯蛟門峽過小白華
山登盤陀石著觀日賦以見志還寓同縣陳士貞家
士貞之居與龍湫伍洩鄰榛篁蒙翳似不類人世先
生日嘯詠其中暢然自得或至莫忘返遊覽之暇不
廢纂述重取春秋傳五十餘家各隨言而逆其意一
以理折衷之譬猶法家奏讞傳逮爰書旣得其情而

曲直真偽無所隱至若繁露釋例纂例辨疑微旨折衷權衡意林通旨之類皆有論著復謂孟子乃亞聖之大才司馬遷不當使與鄒衍淳于髡慎到荀卿墨翟尸佼長盧同傳因刪去諸子益以萬章公孫丑之徒作孟子弟子列傳古今樂府不同郭茂倩不當但取標題無時世先後就其所次辨其時代使各成名樂府類編古之賦學專尙音律必使宮商相宣徵羽迭變自宋玉而下唯司馬相如揚雄柳宗元能調協之因集四家所著名楚漢正聲其他著述若此者

衆不能殫舉也四方學士慕其聲光多負笈從之遊
先生遇之恆若撫子姓羞服有不給者周之監察御
史許君克學行部浙東以茂才薦署饒州路長蘓書
院山長未行而疾作裏風挾沴其血交襲顏面壅黑
兩脛罷屨不可越戶限重紀至元六年先生年四十
四棲遲衽席愈不自振忽夢作童汪跼贊覺謂人曰
汪跼殤者也予自嬰疾以來何藥不嘗而勢革若此
今歲殆不起邪夏四月九日竟卒於家遺命治喪不
用浮屠法諸生胡邦翰鄭銘等來相治後事二子士

諤士謚以至正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奉樞窆鄉之
盃塢去家南五里而近及門之士以其經義宏深而
文辭貞敏也私謚曰淵穎先生郡太守縣大夫復合
祠之於學宮云先生自少有大志專思澤物不欲以
文士名每慕張宣公爲人推明義利雖一毫不苟取
表裏一致與人遊驩然有恩愈久愈固身雖羸弱若
不勝衣雙瞳碧色爛爛如岩下電見者改容鑒裁精
絕人以古詩文試之先生察其辭氣卽知其爲某代
某人所作當其賦咏捷如雨風一日於故人家見几

上堆剡紙數十番戲爲長歌頃刻而盡屬對嚴巧文
采縟麗觀者驚以爲神謂非人所能及所著書有尙
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
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
府類編若干卷唐律刪要若干卷文藁六十卷別如
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攷誤未完夫自文氣日
卑士無真識往往倚人之論以爲低昂其惟古之作
者則曰雄渾贍富唯有漢之文爲然淳質雅奧亦唯
有漢之文爲然今之從事藝文者如之何可及也嗚

呼豈其然哉苟以先生諸作寘之司馬遷相如劉向
王褒之間吾知其未必有媿也第以數與時違弗沾
一命以至於死不能顯白於世所幸雄篇鉅冊彪炳
烜著有如日星尙當藏諸名山以俟後世之知楊子
雲者銘曰

大火焯焯司於南辰重明宣昭神之伸也有赫厥靈
郁紛輪囷敷爲至文降於人也斧藻交橫黼黻斯皇
變化凌厲動無方也雲流焱行品彙咸亨於爍其光
寂無聲也胡積之腴不顯其施返於混茫朱鳥之區

也騎箕之精上爲列星發天之符合地真也石室之藏雄文吐芒鬼神呵衛禁不祥也泰華嶙峋長河齋沔永世有耀與之俱存也

吳先生碑

元國子博士吳先生既卒三十有七年其子今翰林待制沈告於太史宋濂曰先君學行海內靡不聞之然知而尤詳者莫如鄉人鄉人知者衆矣好道而諒直者宜莫如子圖其傳俾久弗忘非子之屬而誰屬濂於先生固弟子行幸執筆從士列感餘教所暨且

與沈友老矣寧敢卒辭先生吳氏諱師道字正傳婺
之蘭溪人少勇於學不督而勤始爲文辭輒驚駭長
老未冠讀真文忠公書大悔初所爲非是卽以聖賢
自師時許文懿公以朱子之學淑學者先生持所悟
識造門質難許公甚禮敬之授以所受心領意繹日
開歲化斂戢充擴刻削就規矩煜然有聞於時至治
元年舉進士登科授高郵縣丞階將仕郎漕渠決泛
原陸漕不通先生集工隄之三年以外艱歸服除改
寧國錄事轉從仕郎天厯元年徵江淮兵過郡將弗

檢下兵白晝揮刀戟走市怖人斂貨貨不與繫楊道上縱火焚廬舍橫甚自郡守以下皆畏噤不敢治視民感若不知先生曰兵無狀賊天子民不治且不可制索馬從數卒行市捕得縛市門榜掠令眾眾譁操仗呼曰何錄事乃敢爾吾曹死耳不忍爲人辱必殺錄事先生聞之獨出喻其眾曰錄事儒者易殺敢殺者來錄事不汝禦也眾睥眄不敢有言退相戒曰他人易凌慎勿犯吳錄事明年飢先生平價勸分得粟萬餘石食城中民旣而宣城民仰縣官食者三十三

萬口廉訪使者以先生能吏檄攝縣賑飢悉召大姓
第其家爲九等出粟有差得三萬七千陸百石飢者
以不殫死又明年春無麥先生白廉訪使者請諸朝
發官廩十萬計使者亦遣掾吏出貨旁縣復獲鈔數
萬定選廉察吏賑民先生任三之二籍民爲曹伍以
次呼名受錢粟襁負充庭中若無一人然有旣受而
易服重至者先生目吏取其人於衆中詰之具伏左
右相顧疑爲神明居五載條教修完事治姦息廉訪
使者薦於朝以疾引歸重紀至元之初遷文林郎池

州建德縣尹新孔子廟堂廣學舍豪氓侵郡學田七
百畝郡下先生問狀按圖繩豪民歸諸學建德非茶
區民苦茶稅先生言不便報減稅民賴之中書左丞
呂公思誠侍御史孔公思立薦先生經行高宜爲人
師召入爲國子助教階承務郎踰年陞博士進儒林
郎先生聲著中朝者久士子聞先生至喜曰是婺吳
先生耶相率持所疑揖問開以機鑰皆歎服去先生
因推所聞陳說誨誘端簡嚴肅經義一本朱子排斥
異論有詆朱子者惡絕弗與言初許文正公衡在成

均時宗朱子以爲教其法具在先生守不變學者信
嚮如文正時禁林近臣復薦先生才任修史未報至
正三年先生以內艱南還明年江浙行省中書當大
比聘先生去取士疾作不能行上書請致其事八月
十七日卒於家壽六十二既卒命書下以奉議大夫
禮部郎中致仕五年九月十七日塋銅山鄉中徐之
原先生之先居信安四世祖杞徙蘭溪曾祖輝祖儒
宗宋國子進士考臬世父辛無子以考命後之辛贈
應奉翰林文字從仕郎妣龔氏贈宜人先生娶徐氏

封如龔氏二男子長深先卒次沈也一女適徐虎臣
孫男若干人先生於書無時不觀故無所不熟涵畜
淵邃不可涯涘爲文務自理出暢而不繁崇而不矯
有蘭溪山房類稿二十卷易書詩皆有雜說通十卷
戰國策校注十卷絳守居園池記校注一卷敬鄉錄
二十三卷自聖賢之學不傳篤信者失之拘而不適
於用喜功者失之詭而不合乎義二千年間非無豪
傑之士而功烈不少見於世者不以斯耶宋之君子
後先繼出推明闡抉疏闊扶樹理無不章事無不備

雖聖賢復生爲後學師無以加矣然而卒未有繇其說而大有爲於天下者豈非有志者鮮哉先生蚤有所聞尊而行之守道而不遺乎事致用而必本於道施其緒餘於郡邑已足以震耀當世使假之以高位而獲大行被其潤澤者夫豈細哉卒止於斯謂之天也非耶雖然觀其所自立不旣偉矣夫銘曰

聖學之傳猶日麗天光華赫如照被八埏有足者行有目者覩致用成功咸以日故使日自明明不照物雖曰行天何取於日其或善燭而不能遐如膏與薪

厥功幾何道積於躬用見乎世微之一毫大之無外
在聖有作佐商造周天包地含嶽立川流區區霸功
實悖於道卑曲偏岐膏薪之耀歷世三千濂洛擴之
有支而南考亭拓之夸其榛荒亦有車馬有駕而行
可盡天下彼惛不由狹徑是趨殫其智能陷於泥塗
惟婺有傳考亭之適先生是承孔武且力涵而俾深
植而俾成濯其光晶有爚其明始奮而仕不辭下位
道無拘精崇庠一致繩豪鋤彊煦其弱羸父嚴母慈
亦作之師廷臣咸言其道可數帝曰汝來掌我邦教

有肅威儀有秩詩書大帶元端開陳聖謨使陟而升
可澤四海世方仰之曷爲不待不顯者身道則不亾
遺書滿家百世彌章世觀其書將考於爲勿謂易知
斯道在斯

黃文獻公祠堂碑

星辰之昭乎上者天之文河嶽之列於下者地之文
經緯乎兩間而不昭至道者人之文人之文雖若有
不同或得之者亦足以配二儀而常存後萬物而弗
凋蓋以長庚之精峨眉之神皆降而爲命世之神所

以能軋摩日月扶植鴻化以震盪乎一世故雖其魄
已喪其神不亡乘一氣於太虛間鼓舞變化隨雨露
風霆而著形焉尸而祝之實有不得不然者矣有若
烏傷黃文獻公其殆庶幾乎公之方姪母夫人夢大
星煜煜然墜於懷及其生也繡川之水爲之一清是
蓋星靈川祥所融凝而成者故公遂以文章鳴一時
侍講經筵闡明聖學掌宣皇制黼黻太平昭回雲漢
之章衣被乎草木人文化成之效於斯爲盛是則公
雖薨而其耿耿不沒者固將遊神太清在帝左右而

祠之不設非甚缺典歟濠梁胡侯惟信來爲縣剛明
正直不可干以私行之旣久政通人和屢謁公之墓
下涼颺動木悵然而有遐思卽下令禁其樵採復輯
公之遺文刻梓傳世侯猶謂未足以交神明乃請於
上官築祠於繡川之濱堂庭穆如門廡清謐象設有
巖丹艷焜耀落成之日侯具牲酒盛服致祭公之孫
子邦之羣彥咸從侯後精誠格孚契乎沖漠焄蒿悽
愴如將見之祭畢而燕籩豆靜嘉肴核維旅鴻休誕
昭秩秩雝雝四方之士來遊來瞻僉以爲侯之爲政

知所風厲而公之靈爽永有攸棲矣或者則曰人死則其氣漸盡古者祭鄉先生於社不過崇德報功爲人勸爾子曰其神不亡無乃涉於誕耶曰嗚呼是未知鬼神之情狀者也世之強夫志士用物精多尙能昭著靈響廟食百世况鍾天地靈長之氣而發爲文章之英者乎其不隨世而磨滅者決矣至若庸夫凡氓其德不顯其鬼不靈則當如此言爾初祠之成同門友王君禕旣爲紀其歲月公之子梓從子樗從弟楨謂侯是舉有關於名教之重而非私於一家又請

濂詳文其事於石以昭侯之善與此祠相爲終始濂
按春秋書事之法辭有重複而不殺者因竊取斯義
而爲之記復繫之以詩曰

大星煜煜流光晶川后斂滓若鏡澄發爲五色文章
英上騎日月薄太清呼吸雨露鞭風霆在帝左右持
文衡蛟龍降升藻火明五色燦爛丹鳳翎萬物承被
流華榮一氣闔闢不可各元功斂迹歸杳冥其魄雖
離神則形炯炯直與元化并有祠翼然妥幽靈陽烏
高騫聳觚稜庭宇沕穆森巨楹歲時奠祭輸精誠牲

牲肥腩酒潔馨倏陽忽陰誰使令有神來下風泠泠
若乘青麟紫霞輶降爾百福響然憑鄒魯禮樂當游
興春秋報事垂千齡門人前史官金華宋濂撰

官巖院碑

浦江縣東南三十五里有山穹然拔起於衆峰之間
者曰康侯山又曰官巖山俗以其形蹲踞如獅子又
稱之曰獅子巖從巖趾斜入六百餘步崖木回環最
號幽邃有古招提在焉梁大同間比丘尼元淨始建
院巖北石洞前號曰安和後更名兜率至唐會昌之

季燬於火其故基至今猶存咸通初祖燈大師自越
之上虞飛錫而來遂縛禪巖內會歲旱獨上絕頂祈
請殞身投崖下而卒俄頃大雨火化得五色舍利民
感之就巖之西爲建今院八年丁亥因山賜額爲官
巖云燈之事備載洪遵郡志中而比上之經始則出
於縣民蔣氏之所私紀年世遼邈莫考其詳所可考
者宋大中祥符癸丑重建釋迦寶殿天福己未刻木
爲諸菩薩護法神王諸像景定庚申妙空大師智印
嘗出主杭之旌德顯慶教寺以衣蓋之資命其徒六

人造經鐘二樓暨圓通堂方丈三門兩廡之屬復聞
於朝以奉仁烈皇后楊氏神御院益增重國朝廷祐
丙辰院僧宗勝建普賢大王閣明年丁巳宗尙悉易
殿之楣楹新其四檐而加闢焉復搏土益舊木像確
石爲牀座而安寘之使與殿稱至順壬申景輝作潮
音堂於殿之北牖至正癸未畢光寶閣成越三年丙
戌集僧之堂又成明年丁亥香積之室又成其費一
出於衆僧唯閣之役頗殷賴邑人姓洪君榮助之而
始就榮之二弟盛興復爲創鷲峯潛碧兩亭自是院

之規制一如大伽藍四方人士來觀來遊但見穹樓
傑閣飛動於蒼烟涼翠間恍若登耆闍崛山親逢如
來法會之未散莫不懽欣贊咏得未曾有比丘普安
曾不以是爲既完且謂自祥符癸丑至今歷三百四
十有三年其中更幾世幾人始克致有於是苟不圖
文刻諸貞珉則後來者何以知其艱哉乃以烏傷朱
君烈所述顛末走青蘿山中而求濂爲之記濂所居
距巖不十里而近一出戶輒望見之當天朗氣清時
嘗同二三子捫蘿攀葛而上俯瞰縣北巖坑仙華諸

峯如萬馬東行或駐或躍而浦陽江之水蜿蜿蜒蜒
又如白龍南飛一瀉數十里遶巖腹而去周圍原野
星羅碁布諸池沼厠其中直小甌耳方呼酒放歌天
風自東北起四山鱗甲一時皆動同遊或戰掉不能
留誠天地間勝絕之地也宜爲有道浮屠之所都而
興仆補壞代不乏人也濂因弗辭而爲之記系之以

詩曰

獅子之巖下瞰巨江涵靈茹龢吐陰納陽其一不有大
雄曷擅奇絕平地湧成琉璃宮闕其二誰操化機寂我

鼓鐘若龍若象遯棲無蹤其有大導師飛錫而至以

清淨身化爲甘雨其我民咸言盍報有年一彈指頃

樓閣現前其歷年四百何以弗墜世有長材愈作愈

麗其陽馬四騫觚稜高翔金浮翠流輝輝煌煌其觀

者如登妙莊嚴域見種種光暨種種色其惟世間相

起滅弗停中不滅者永劫猶存其矧是有爲俱繫虛

妄當悟以心毋取於相其若事若理本無二門苟涉

分別卽非一真其一我述我文鐫諸堅石後千萬年

與山無極其二

神仙宅碑

處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
紫虛觀之南一峯巉然挺出曰眉巖西南諸山拱挹
周衛而二水蜿蜒起伏來匯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
露儼若天開圖畫不知者以爲真蓬壺員嶠之絕景
也宋南渡後仙翁章思廉自遂昌紫極壽光宮來隱
觀中蓬首垢面日初升輒東向吐納凝然澄坐久之
絕粒唯日飲水一盂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乾道
丙戌冬沐浴坐蛻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諸眉巖下

後有見於濤江之濱手攜一鳥飄飄然遡風而行衆
異其事啟棺視之唯隻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嘗作
亭墓前壞於風雨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間悵然有
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梁惟適謀自墓左開曲徑
一千餘尺直至巖巔誅榛翦荆造祠宇七楹間名之
曰神仙宅中祠處土星及仙翁諸像東室曰芸香藏
書其中西室曰橘樂爲娛賓奕碁之所宅之前二石
巖拔起其蟠若龍其踞若虎各構亭其上左曰來鶴
右曰留鳥而山之景愈勝矣經始於至正丙午春三

月某甲子落成於其年夏六月甲寅贊其功者楊一
寧王性存也惟適復捐腴田若干畝歲收其入度子
弟世守之介同郡吳府錄事吳從善徵予爲之記予
聞括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謂處士之星也靈
輝下燭凝粹敷和修鍊者居之去滓穢而來清虛雖
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爲多也今以紫虛
言之徧遊海內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盧仲
璠者乎道遇至人授以遊戲翰墨之法卒吹鐵笛與
之同往豈無徐虛寂者乎不止仙翁一人而已且琳

宮祕館無處無之何少微所照而超然霞舉之士至
三人焉當有不言而喻者矣仙翁靈迹固不可不表
見於世自非惟適父子篤志邃學孰肯一顧於寒煙
衰草之墟哉化荒曠而爲居處功亦大矣修真之士
當世繼之俾勿壞可也嗚呼塵空輻輳予不知秋髮
之被肩安得攀仙翁之逸駕共吸沆瀣於寥陽之上
耶惟適麗水人宋戶部尙書汝嘉諸孫有大青田人
亦簪纓家能文辭及隸書皆高士云糸之以詩曰
少微之星煜煜垂芒降魄各山充鬱浦霧結爲靈和

其中含黃覓之無形發休吐祥孰其尸之有道之士
來涵清寧度世不死皦出東方其大如筵我啄其精
以洗吾髓鍊虛凝真惚恍若神冠劍既藏神遊江濱
豈伊幻化身外有身出入河嶽上下星辰靈蹤猶存
木老亭仆芳草離離誰復來顧有歸者士父子同慕
皓鶴不來馳情雲輅乃陟崇椒乃建瓊宮羽蓋飈輪
庶或一逢靈風泠然白月正中溟濔無際遐思何窮
况乎遙矚境與心會羣峯攢藍二水縈帶萬象粲然
如列珠貝一歛歆間復超物外巖巖者山匪仙不名

不有雲構曷棲其靈水火有鼎龍虎有經疇非采真
浮遊黃庭神君捧劍鬼伯持戟呵衛弗祥固此仙宅
法古爲碑麟迴鳳翼太史勒辭式昭罔極

鳳門洞碑

神者變化不測之謂也凡不測之所必有神司之天
之高且明不可測也地之廣且厚不可測也故天有
帝地有祇嶽鎮海瀆其崇深幽險曖昧惚恍不可測
也故皆有神爲之主名山經所載五千三百七十山
其神有龍身而馬首者有牛身而足四二首而馬尾

者有身如蛇鳥而豹尾虎齒者雖譎誕難徵然不可測之所其神亦變怪無常要不可以常理論也金華縣東南五十里有山曰風門山有石洞洞之戶可入二人其內晦如漆人怖不敢往以石投之有聲礧礧然莫測其所底止風蓬然從中出襲人毛髮盡豎鄉民異之意其必有神歲時禱祠之多應因號之曰風門洞神久而神與人益習因降於巫言生四子皆爲神民信之遂卽洞西一里所西溪之原爲祠以像神及所謂四子者其來蓋已久元至正丙午夏旱民皆

走祠下爭舁其像以歸像至之鄉雨隨以至否則咫尺不相及民益大驚不敢慢而琴山里浦二處之民事神尤謹惟恐失其意初里浦民嘗有神次子像靈甚至是歲琴山民迎禱之得雨而里浦不雨里浦人曰我神也柰何澤琴山而遺我乎遂欲舁去琴山民亦曰我神也神澤我我未有以報請緩之相持者頗久不能止則與之盟曰天雨則以神歸我已而里浦果雨歲以大穰乃還神於琴山於是琴山之民思報神惠復刻木爲次子別像而請邑士王閑碑神之休

烈植之祠下明年琴山有秋而西溪螟爲災西溪民
疑新像與碑不利也怒沈像於水而碎其碑沈像之
歲西溪民大疫死者十七八神降言將盡殛西溪民
民惶懼殺牲叩首請爲像以贖辜隊具將樹碑而文
已毀琴山士愈慶乃來言其故請文刻之噫斯事亦
異於常理矣然非果異也木石之怪久而不散且能
爲災警讐人况大山穹谷之靈乎其能出雲雨爲休
祥不可測度固其常也民祇奉之至於爲祠設像亦
事之必致耳夫豈不可哉或與之抗則過矣準禮山

川能澤物者則在所祭如神者澤茲邑之民而享其
奉非濫也宜也爲之民者烏不敬乎系之以詩曰
風門之山蔚穹窿羣峯左右翼且宗勢若萬驥環一
龍帝恐地軸膠不通爲鑿巨竅貫其胸復驅后祇叱
豐隆手鼓大塊噓雄風至今山竅如截筒有風冷然
出其中下深不測上無窮幽怪宜爲神所宮惟神受
命於祝融身騎赤虬搖綠鬚四子夾馳乘四熊川君
水伯扈以從或珥青蛇持兩鎰或撼鼉鼓或震鏞歛
陰倏陽互冥蒙喜則吐雲怒流虹山民駭瞻增敬崇

殺牲奠酒陳微衷願施霈澤回秋豐伐山築祠溪水
東彩楹畫棟扉則彤縣民歲時來會同扶孩攜耄如
聚蠡蒲伏裸獻罔不恭有不恭者殃厥躬神爲帝臣
秉大公願恢至仁綏九農聖經國典祠有功功高施
博名必鴻鑄辭廟門桓碑穹著祥昭異警羣龔千秋
萬祀爲神雄

惠州何氏先祠碑

英傑之士立大功而享爵位者非其先之基仁累善
何能自致哉然其先有德而子孫不知報祀者有矣

知報祀其祖而棄蔑其祖之子孫者有矣是皆不達
禮義之弊也若山東行中書省參政何公其篤於禮
義者乎公名真字邦佐世居廣之東莞至公始遷惠
州祖諱發藻元贈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都元帥
護軍追封盧江郡公父諱叔賢贈資善大夫江浙等
處行中書省左丞上護軍追封盧江郡公祖妣鄒氏
母葉氏皆封盧江郡夫人公祖暨父世有潛德鄉稱
善士公生八年而喪父母夫人守志不奪慈鞠嚴教
少偉然有志當元至正中中原兵起廣民王成亦構

亂公爲小官卽請而討之已而解惠州之圍遂叛將
黃常復惠州會賊陷廣州公以兵復之由惠州府判
五遷爲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階資善大夫分省
治廣公弟迪以從征功擢中奉大夫廣東道宣慰使
都元帥兼僉樞密院事遂推恩封其二代後合福建
江西爲一省改拜公資德大夫江西福建行中書省
左丞仍治廣州歲乙巳九月賊挾廉訪司副使廣寧
等叛圍廣公禦之踰十月部將與賊通絕糧道公出
避城陷丁未五月復克之明年制授公榮祿大夫自

左丞陞右丞未拜而皇明兵平江西詔至諭公公舉
廣東之籍以降上嘉公保民順命之績授中奉大夫
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洪武庚戌移山東行
省越七年以老致其政初公追思顯榮之盛由於先
世既於東筦率族人建祠置田以祀羣祖復與弟迪
謀悉以其先所遺田儲租入以祭其禰公猶未慊於
心乃以惠州城西之私第爲義祠并所有私田百餘
頃爲義田世俾宗子主祀事恐族人不知學也有塾
以教之恐其羞服或乏也有粟帛歲賑之嫁娶喪葬

有以助之疾病疲癯有以養之懼其久而失其意也
爲書以訓之俾嗣弗壞而來請銘嗚呼先王所以親
民善俗之意遠矣賢人志士欲推之於世而勢有所
不能欲退而惠一族化一鄉而力有所不逮者有之
至於勢足以爲而不爲力可以至而不至者亦有之
此所以越數十世而其事會不一二見也唯公奮自
韋布靖盜保民鎮寧南服致位尊顯卒能識幾效順
戢斂干戈爲民請命使粵南之民不易市肆又能推
本反始孝於祖宗惠及族人所踐所言允可爲法其

於富貴可謂不苟處矣視彼恃險而賊民私厥身而
忘其所自者其賢豈不多哉是宜紀行載勲著之樂
石以爲後嗣式其銘曰

維昔至正德否亂生海沸山崩靡人不兵額額粵南
在嶺之外猖豎嘯呼民罹其害何公曰嗟我民何辜
告於大藩請行天誅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迺
人莫敢當叛將肆凶賊我守邦鞭門疾呼鼠拱以降
曷以褒功躋於左轄巨鉞良弓左旄右節豈惟其身
錫爾祖考峻爵崇勲以顯忠孝祖考榮矣子弟孔多

寶帶銀章威儀甚都邦人聚觀拜伏稽首按轡徐驅
詢其耆老者老有言大哉公勲元衰不君公其我臣
公曰吁哉我志已定待彼有德爲汝請命赫赫大明
泱泱仁聲震於南溟勢無全城公束干戈載封版籍
錦韜龍函獻於京國帝嘉厥功不勞我師錫燕彤庭
重瞳屢回大江之西岱宗之東祿食十年執政廟堂
寅畏恭勤髣髴盡白詔優老臣勿勞以職公歎謂人
我德何爲祖考之惠幸以弗墮豐湖之西有第奕奕
丹楹文牖旣燭且恤亦有土田被隰包原重穆薦年

歲登百千我第以祠我田以祀祖考之休敢恤吾嗣
池有穹魚圃有嘉蔬以醢以菹丹荔清醑封豕擊羊
來烝來嘗孫子咸臻有雝鴈行或授以罍或奠以尊
登降肅然莫敢叱咤數具禮全陳几布筵孰爲弟昆
孰爲子孫公曰族人亦孔之夥揆本追原咸由於祖
祖病在指四體靡寧柰何一身曾莫胥矜爾餒爾寒
我有粟帛爾昧弗通我學爾迪爾有災害我則戚之
或有燕私則慶樂之我有爵祿我祖之故不私吾身
弘祖之祐豈無鄙夫爵祿是荷惟家之肥遑恤其他

維公克仁仁以保民惟公克孝尊祖睦親嗟爾後人
維公是師繼承無忘公有訓辭

臨濠費氏先塋碑

皇帝登大位之三年覩四方之旣平嘉諸將之勲烈
迺十一月丙申大封功臣爲公侯錫以鐵券俾傳諸
子孫於是臨濠費侯自僉大都督府事進開國輔運
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平源侯旣而復謂賢
豪之生基德累仁必繇於其先乃推榮其三世侯之
曾大父五一府君贈驃騎將軍都指揮使護軍追封

靈璧縣子大父六三府君贈鎮國將軍僉大都督府
事護軍追封江夏伯顯考七五府君贈榮祿大夫同
知大都督府事柱國追封平源侯曾祖妣季氏祖妣
及妣兩何氏皆從其夫爵邑爲夫人命書旣下侯用
牲醴詣五河告祭於先塋榮光赫然照燭泉壤山雲
宰木飛揚鳥奕皆有異氣自是歲時奉祀惟恭侯間
謂予曰吾世齒恆岷至於吾躬遭時遇主奮自我行
奉命克敵或專或裨凡十八年始於江淮中於閩浙
至於定中原舉關陝皆與諸將之列取城邑以數十

計其艱且勤亦至矣藉聖主之德念錄微勞爵爲列
侯名載冊書人臣之榮無所與比顧豈吾材之能致
哉實我祖考遺休餘澤之所及也惟我祖考皆有厚
德爲鄉邦所稱宏址深源誕啓厥後恩數之加允稱
不虛茲欲歌頌先德敷揚聖恩樹石墓道俾後嗣知
所自出非子孰宜余嘗待罪國史撰次功臣勞烈知
侯爲人仁勇有智畧事上御下以忠以誠今又弗忘
其先以顯著遺德爲事可謂知所先後善爲臣子者
矣侯名聚字士英其詩曰

帝乘六龍起江淮東濠泗之間爲漢沛豐維時費侯
驅吼虎雄壯馬長矛爲帝股肱既定泗濱遂剗靈璧
維滁及和一舉而踣孰謂大江可限南北萬馬飛渡
不以羽翼巍巍建業扼江而城旣入其郛帝庸作京
廣德旣綏遂平長興軍聲轟轟四方震驚蠢彼僞吳
假息於蘇愚弗量能自干天誅將命以行以翦以剗
獲其大醜歸寘質鈇帝德如日愈久而晰孰倚冰雪
以詫弗拔何閩何浙何勅何劣如朽之折如藩之撤
閩浙旣清載征中原巨壘連營望風而奔或奔或降

追別其根中原卒平萬方來臻帝嘉治平曰誰之功
鐵券丹書錫爵命邦矯矯費侯平涼是封豈惟其身
榮迨祖宗侯有峻爵上推於父維祖甚仁伯於江夏
江夏之先靈璧是子旁及其嬪咸有爵土費侯曰咨
小子無良祖考之休積厚而昌既有土田又蕃牛羊
維曰薦奠以致孝享大登如几牲碩酒旨費侯涖祀
陳豆奠葷擊鼓駭駭焚幣煒煒費侯克孝祖考咸喜
濠民謂侯勇不失身委質聖君爲社稷臣濠民謂侯
貴不遺親玉佩貂冠爲賢孝孫四海旣同爵勲旣崇

曷以承之維孝與忠忠以於朝孝以於家繼德無愆
弗祿是荷

天台顧氏先德碑

顧氏之系出江左其後遷金華尋復由金華徙天台
相傳以爲顧歡之後歡梁之隱君子也故其地有顧
儒嶺有歡溪然世遠宗堙莫能知其詳矣至宋南渡
後有諱知言者字孚先通黃帝內經之學人有疾注
藥起之無靳色會疫癘大興孚先裹良劑日巡戶而
與之鄉人感其賜有搏土肖像以爲壽者以子貴累

贈宣教郎生商卿周卿商卿字方子用薦者爲鄉郡
學官遂以明經講授從之者皆爲純篤君子出言制
行能使人慕豔不置閥閱家綦氏伯仲爭以門資敘
爵幾至破家方子片言喻之輒頓首謝過以官讓其
兄周卿字成子擢嘉定癸未進士第官至朝奉郎奉
國軍簽判初娶貴族施氏貲裝甚豐成子夜讀書隱
几而臥施戲泚筆塗其面及覺大怒曰合卺未旬日
乃敢爾邪所謂相敬如賓者何在坐以待旦斥出之
再配楊氏無子抱方子之子育之乳因有漣方子孫

玉文字溫夫咸淳甲戌武舉第一人授秉義郎殿前
司同正將德祐丙子元兵入台執其父申欲殺之溫
夫抱父頸而號曰寧殺我寧殺我無害吾父溫夫被
創而免因以跛廢初溫夫議娶應氏已納采忽折其
脛衆勸之改圖溫夫不聽曰言猶在耳焉敢背之彼
體雖虧而行未嘗虧何傷乎應後得婦道甚爲一家
之師從兄壘翁死以孤子託之溫夫授經納配不翅
已出者溫夫子鎔字可範年十三試藝鄉校頃刻而
就人目爲神童丞相吳公堅以孫女妻之大母葉氏

與其母春秋皆高可範先意承顏唯恐有不及兄鎬
早世諸孤呱呱然無依羞服婚姻皆可範主之然自
宣教府君以下族屬頗衆正月之吉與日長至大合
其族行聚拜之禮親之近者浹旬則一會飲酒哦詩
情文藹如也有不至者罰及之凡遇疾疢死喪輒遑
遑往視蹙額弗舒旦暮必謁先祠大寒暑不易人取
以爲法焉家畜二猫皆孕一旣產出爲人所繫未產
者往乳之及其歸也同一窟而哺子人以爲和氣之
應鄉井服可範之化苟有赴愬不之公府而惟其言

是聽皆悅服而去里有陽歸堰溉田萬畝當農功將
興可範必繕築以利民糧書之修閭師並緣爲姦利
可範履畝而覈其實鄉鄰德之可範性端恪子姓有
不善面折不恕然其律身尤嚴日抵暮輒懸燈書其
言行於籍不可書則不爲年九十二忽無疾而卒惟
天台素爲文獻之邦如南塘陳茂卿謙齋吳清之直
軒吳直翁慥堂鄭景温是四君子者皆與聞濂洛關
閩之學故其鄉邦之間金春而玉應宮奏而商宣所
以咸有士君子之操如顧氏一門是已然其嘉言善

行多可書已見墓文固可傳諸不朽其或聞之父老
之口者歷年滋多恐日就泯泯族孫石樓縣令碩乃
件繫之請予爲之記嗚呼世之求文者奚翅數百罔
不欲譽己之善而於其先德則未嘗少留意焉碩乃
能一反其所爲得非知識度越於人哉因不欲辭而
書以遺之使碩之後人庶幾有所徵焉奉議大夫國
子司業金華宋濂撰

龍泉章氏世系碑文

章氏本出姜姓世居於汴至宋兵部尙書巖永嘉初

來守泉州始家於南安唐康州刺史及又自南安遷
建之浦城及生福州軍事判官修修生仔鈞深沈有
大度年踰四十尙晦迹弗仕當唐之季藩鎮爭強各
欲致賢才以自輔有遣使來召者力辭不起乾寧四
年福建觀察使王潮卒其弟審知代立卽奉表修貢
效臣子之職朝廷嘉之以福州爲威武軍拜審知節
度使累遷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封琅琊王仔鈞以審
知尙知有唐乃往謁之投以戰攻守三策審知大喜
執仔鈞手曰何相見之晚邪遂表聞於朝辟授仔鈞

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營招討制置使選步
騎卒五千命屯成浦城西巖山南唐盧將軍假道過
山下忽鼓譟來攻壘仔鈞堅守弗與戰遣二校邊鎬
王建封求援兵建安仔鈞旣退盧兵二校失期尙不
至當處以軍法其妻越國夫人練氏諫曰世道方艱
若二校者安知其不建功以靖亂邪仔鈞曰如廢法
何練氏曰法固不當廢不若縱之使自逸耳仔鈞仁
其言而許之練氏使諸子喻二校曰宜急去毋受戮
於市復以金條脫遣其行二校望拜感泣仰天誓曰

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去奔南唐晉天福末審知子大閩皇曦與弟富沙王延政治兵相攻互有勝負延政遂稱帝於建州國號殷閩中大亂南唐闖其隙遣樞密院使查文徽及待詔臧循發兵取之時二校已貴顯爲行營招討封爲先鋒橋道使共攻建州城陷議屠之時仔鈞已死練氏之子有官建安幕府者練氏因家城中二校入城銜練氏舊恩獨以兵衛其門練氏曰汝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爲義邪闔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汝能全之乃爲報吾

恩不然妾不能獨生也二校聽之一城生聚悉賴以
完仔鈞生一十八子皆登顯仕其第三子銀青光祿
大夫檢校司徒仁燧仕於南唐賜名曰獻誠慷慨有
大節不屑細故思繼先緒若執玉奉盈唯恐墜仁燧
生祕書省校書郎文錫當宋之初屯練民軍捍禦鄉
郡盜不敢侵境時四方未寧各門右族各風雨散去
不相繫屬文錫一門二千餘指獨能聚居人稱爲東
南第一文錫生都官郎中重性高簡超然不羣時伯
仲列仕中外以百十數朱紫烜赫重獨棄官歸隱一

且獵於龍泉西寧鄉見山川明秀樂之復遷居焉重
生告介潔不欲仕如其父告生順奉親極其孝諸弟
從官各一方順獨戀戀居膝下跬步弗離親沒塋祭
能中節順生公探與從弟知潁州衡尤厚善衡每招
公探仕不應衡或強之輒曰使一家之道盡卽爲政
爾何必御朝署閱詞牒乃名爲政乎遇二弟友甚聲
孚氣洽如奏墳簾晚立祠以奉仔鈞神主帥宗人歲
時薦饗士論多之公探生世安其友恭如其父建標
慶菴於公探冢側中設仔鈞位而以公探配之世安

生舉當文明極盛之世鼓琴誦詩優游自樂人或讓其獨善舉曰羣賢在朝海晏而河清矣奚必舉之出哉或仕或止各安夫天分爾舉生宗氣貌容偉能以寬柔之德被於人人宗生鄉貢進士輔履仁蹈義作事可爲師法輔生聞義聞義生用之父子益雄於貴聞義所構室廬亭館甲於一州時具壺觴集大夫士其中共談古今治亂用之尤善述事動靜循矩護不訥於度用之生強宗學該而文瞻好購書籍凡四庫之目多蒐采貯藏子孫得以資其學業強宗生煥文

愛施與寒沍之時憂問伍艱食升樓遐望有晨烟不起者常召與粟與物交無忤意從弟某負氣每媒怨於人煥文晝寢其池亭怨家意從弟也持斧入欲斫之忽池魚躍水濺煥文面急驚起怨家流涕謝曰幾誤害善人從弟之難因藉之以解踰數年煥文復遷錦州依婦翁以居煥文生斯立通象緯堪輿家書及素問靈樞之學日以利濟爲務醇熙和比絕無怨惡於人其言呐然若不出諸口而德容充浹見者驩然親之斯立生格局度凝廓壹以儒術自娛自入國朝

益斥屏聲利高蹈物表白髮蒼顏衣冠偉如亦多注
善藥以濟疾病死傷者誓不求償父老踰八十不良
於行雖僣賸之多格朝夕扶持左右未嘗遠去父旣
沒奉其愛姬如母近屬有利格多金者數至豪奪格
咸弗與競居亡何又倚官中勢鉗劫之格曰君何必
爾欲金當持去又弗與較乃大慚服不敢復有所侵
格生遇孫燕居危坐肩背不傾側雖不務榮進與人
解患之志耿耿自信有赴愬者懇惻爲陳利害理卽
曲頓首免冠請自新旱澇疾疫必身禱禱輒應鄉人

士服其言行稱之曰長者其嗜文學孝弟事如嗜厚
味弗之厭每舉以厲人遇孫生珪璋皆有隱行溢多
雄才丁愴囊之時集兵以退雄寇縣賴以安尤尙伊
洛之學病閭井子弟不知所教建龍淵義塾聘碩師
陳其說以開來裔葺標慶菴捐田人之定爲祭規一
十五則以示宗族家雖異襲久之慨然曰兄弟手足
爾其何分乎遂合食焉立義約若干條教子孫守之
弗易其制行粹凝臨事剛毅有不讓古之賢者嗚呼
何章氏之多賢子孫哉濂竊觀之世家巨室能使遺

裔蟬聯而弗之絕者皆其先德之所敷遺譬如良疇
之種至秋而必穫嘉木之植逢春而必榮其理實可
徵不誣也昔者王翁孺爲繡衣御史能活萬人論者
識其後昆之當興鄧仲華自謂將百萬之衆未嘗妄
殺一人君子知其來葉之必大况乎練氏能全一城
之命較茲二者實過之矣宜乎子孫代有名人其出
而列仕則秉鈞軸位法從綰郡縣之章項背相望功
惠旣已有加於民其處而沈晦則被服仁義篤志書
詩雅雅彬彬譽望隆蔚又能不殞厥世矧今迓續芳

猷踵承遺烈者吾未見其止也君子之澤古之所謂
汪洋而衍裕者寧有旣邪濂久與溢交而其子存厚
又從濂學治經於是知其系緒爲詳序而勒之石以
爲世之勸讀茲文者尙當有所興起也哉系之詩曰
天道維仁法之者昌陰施陽報厥理用章理將孰樞
命之攸定有如灰籥氣至而應卓哉章氏曰太傅公
建節駐兵以靖鄉邦其配練氏生而肉髮沈幾先知
物不踰越二校失期在法當刑練氏止哉聽其間行
校仕南唐帥師攻建城陷將屠銜德罔變十萬之氓

已登鬼庭片言之加易死爲生孫子繩繩多躋膺仕
水湧山出未見其止或膺郡寄或坐廟朝照耀後先
聯組疊貂沈潛自晦亦振厥德俎豆詩書是攻是食
遺澤迄今世象其賢有光煜然如虹貫天龍泉之宗
光康且懿益衍以承允亢其世人亦有言養自櫟牙
蔚如車輪大揭其華彼不暢者非沮而遏荒如歲如
其本斯撥豈無簪纓或淪阜臺視彼德門其高崔嵬
天亦何爲盛衰頓異居高聽卑心焉是視稽諸古訓
善積慶餘何以引之勿忘其初太史造文勒於貞石

尙告嗣人服膺無斁

上虞縣重修柯韓二牐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
如白馬二陂匯於湖醜爲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
於田凡漑一十三萬畝有畸渠之下流建二石牐視
時溢乾而畜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
成塍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圯傍縣亡賴男子當旱暵
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於海鹵水或乘湖入善
禍稼舊嘗造隄捍其衝潮汐齧蝕至是亦暴潰民憧

懂告病矣乃洪武四年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
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羣走白侯侯愀然
弗寧行海上視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
賦庸鑿石爲隄自蓮花池至纂風合萬有三千尺始
與故石隄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
牖無難者會侯召入爲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
家牖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
樹檠櫛比星攢度久且不壞方敷以石兩翼四隅咸
斂甃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鏗坎陷版以爲縱

閉復隨土形崇卑疏級爲五以瀉水上駕石梁以便
行者礫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灰以斛量者三百
六十有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匠以日考者
一千三百其韓家牖廣減前牖之半深比廣倍之石
楹唯二級道則減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
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礫損二百八
十五始事洪武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
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峰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
朱君右徵濂文記其成予聞成周之時稻人掌稼平

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
水以澮瀉水其爲法甚備其爲利至久也然而溝澮
之屬所可考者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仞
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稼以爲不若是則水性
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將菑矣古制不可復見
有能設瀦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
公之爲齊州州城西北有湖疏爲水門遇流潦暴集
則取荆葦爲蔽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爲易之
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閉縱之而

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為牐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與是可書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張翼營度督視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也司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某法宜牽聯得書海隄別自有記茲可略云系之以詩曰

維夏蓋湖百川所瀦在彼海邦其一醞為通渠行水委

蛇漑稻與杭其二制水有牐因時闢闔其法孔臧其三農

政斯缺惡壤為竭水失厥防其四侃侃唐侯爰諮爰諏

中心盡傷其五曰是弗修民焉有秋敢視爲常其六乃登

乃屬乃謀乃告乃輯其長其七晦會其粟工來以族筮

日奏功其八礪石於山樹檠於灣以楫以梁其九決塞有

關既堅且完若首有航其十昔何怒突今乃順則弗墮

我疆其十一行彼赤日清流滴滴黃芘芘其十二食爲

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爽其十三伊誰我憐五馬翩翩

朱衣葱珩其十四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其十五

古法浸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其十六漢吏曰循惠孚

烝民唯此之費其十七矧乎鉅津北枕海濱澤被五鄉

其十 侯治之棘行龐心惻不翅父兄其十越石可泐

越川可竭侯功勿忘其二

義烏重濬繡川湖碑

義烏有繡川湖在縣西一百五十步廣袤九里三十步舊設東西中三管稽其戶田之數以均水利其所溉凡八百九十五畷後加疏濬之功其利愈博以畷計者至於一千五百而贏東南各有斗門醜以二渠東渠循堤折行會於南又折而東疏為三以達於田然而眾流行潢洿間挾之入湖其勢易致填闕在宋

紹興甲子知縣董燿請湖爲放生池嘗一濬之淳熙
戊戌縣丞吳沃以春夏暴漲而淫管不能宣洩始更
爲牖視羸縮而司啓閉仍架石橋其上人因以吳公
名之開禧丙寅縣丞胡衍景定甲子知縣林桂發復
皆重濬之自後無繼之者一遇亢陽爲沴水輒涸田
遂不稔曲阜孔侯來爲縣之三年政通人和百廢具
興乃躬履湖濱愀然而歎曰無湖是無田也茲非縣
令之責乎歸與僚佐謀集八鄉二十八都之民量地
定徭分鄉授事各植小幟以別其界域使之不相淆

亂嚴示期約責其成功於是畚鍤齊舉有不戒而趨
之意侯恐其過於勞也趣承水利之家具酒漿菹醢
以食之勸相既頻功緒日就湖之北故爲官道水齧
蝕且盡因築而廣之湖南沿隄亦有曲逕以通人行
居民侵塞且及湖百尺皆斥而復之雜藝花柳映帶
左右復聚土爲山於花島之後經始於今洪武戊午
正月十五日至三月十八日湖之濬已及三之二以
東作方輿遂輟其功其深約五尺有奇役工三萬二
千有奇自興是役晝恒晴夜或雨雪迨夫遂事淫霖

夕不止君子謂侯愛民之所感是歲婺七縣大旱並
湖之田獨獲有秋縣人士懷侯不能忘援昔人名橋
故事既名土山爲孔公墩以識侯功復來謁予文爲
記欲示後之爲令者俾嗣濬之余觀載籍之中有民
社者能修陂渠之政則屢書之而不厭其詳此無他
以民食之所繫故特用是以爲勸也昔者史起之爲
鄴令大興水利以利民至有舄鹵生稻梁之謠逮今
五尺之童亦有能知其賢者世之爲令者苟能如起
之愛民其修名有不垂於無窮者乎繡川湖縣之巨

浸一方之所倚賴自景定甲子以迄於茲已閱一百
十五春秋佩銅章墨綬者不知其幾人皆漠然不以
爲意而孔侯獨能行之可謂無愧昔賢者矣因備書
之勒於金石非惟永侯之聞抑亦勸來者使則效之
也侯名克源字敦夫孔子五十五代孫系之以詩曰
華川之墟衆水所趨其勢回旋匯而爲湖黃流奔衝
歲受洿濁不有濬之化爲平陸孰爲其先澤我甫田
孰爲其後維令之賢其賢爲誰裔自曲阜我煦我育
不翅召父百齡絕饗曰吾繼之民食攸繫何敢弗思

乃程土功乃集徒旅畚鍤齊興其來如雨森之綢綢
斥之絳絳翕之鳩鳩離之休休窳者既深壅者斯戢
建脯築防節其出入潦水時行納之若虛猶如東瀛
注於尾閭亢陽爲沴靡神不格徒爾號呼土毛盡赤
我行我野黍苗芃芃亦有流泉其聲淙淙人力勝天
遵古之義胡不是修索諸茫昧彼歲邁凶我年獨豐
拊几而思曰誰之功效在不刊非文莫紀采而書之
敢告惇史

趙氏族葬兆域碑銘

有序

金華趙君古愚篤學而好修以其先世遭家孔艱歿者多塗殯於郊乃與二弟古怡古忱謀黜衣殺食歷十年之久始克族葬於縣之慶雲鄉青岡山之原鄉先達衢州教授胡公翰既爲撰文表諸阡古怡復以爲昭示後嗣辭不厭其繁力請濂申言之濂以古怡存心愿懋行義如古人不欲重違其意頗諾之自時厥後竊祿於朝徒以未成之學操觚染翰無以應求文者之紛紜由是不及爲者蓋八年於茲矣古怡又介宗叔嗣泰請之愈堅遂案其圖狀而序之趙氏於

宋有屬籍廣陵康簡王德雍實魏悼王之第四子五傳至太中大夫堅之始自汴徙於衢古愚七世祖也特遷之於中穴餘則分左右而序列焉右則高大父遂昌令盱夫大父永濟倉副使若磬伯父嗣淇嗣鴻叔父嗣淵也左則曾大父時堯叔祖父若隆父某州路學錄嗣滋及弟某縣某處巡檢古恒也太中公碩人田氏高祖母曾祖母二徐氏祖母陳何李三氏叔祖母童氏母葉氏叔母張氏嫂張氏皆祔從夫穴而太中公之子常熟丞公傳常熟之子長溪丞彥鉞皆

不遷以長溪君窆蘭溪常熟君葬衢者久也今所葬者始自太中公卽繼以遂昌君者遂昌長溪之子也八世之中凡二十喪昭穆惟敘尊卑不亂厲限有截羨道中度神靈載寧人道勗順鄉之大夫士過之者咸相與慕咏而去蓋大江以南拘泥於堪輿家謂其水土淺薄無有族葬之者他未遑深論雖以父子至親其兆或相去近或十里所遠乃至於踰百夫以一氣所生喘息之相通魂神之相依乃使之曠絕疏遠如此豈人心天理之所安哉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

墓之地域爲之圖令國民族葬而掌其政令正其位
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釋者曰位謂昭穆也度數
謂爵等之大小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使各
有區域得以族葬嗚呼他姓尙爾况同族同氣者乎
何爲離而異之古愚兄弟一卽乎義理之正而弗蹈
夫流俗之失不亦行古之道哉行古之道可謂君子
者矣抑聞之趙氏旣家衢常熟君又遷蘭溪副使君
又遷婺城遂爲金華府人其世德宗系各見公所述
墓銘其族葬之時則洪武戊申歲冬十月壬午日也

銘曰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朝焉暮焉胥會於堂序之上冠
衣濟濟而笑語嘻嘻奈何其沒也則異而藏之設其
有知也未必能瞑目於泉下若其無知也揆諸人情
而胡乃忍爲自堪輿家倡爲禍福之論舉世紛紛遂
瀾倒而波隨縱曰其理之所必有徇利而忘孝亦昔
賢之所嗤况涉於茫昧恍惚弗能使智者之無疑不
有君子孰覺其非今昭穆有序塋域具宜其安死者
如生又惡知不順夫秉彝予所以取之而樂道之者

亦中心深有感慨乎而噫

麗水陳孝女傳碑

陳孝女妙珍處之麗水人父南溪爲神祠祝史蚤天
母某氏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嬰末疾
妙珍割股雜淖糜以進疾遂瘳或告之曰此若女孫
股肉之功也林悲泣曰吾耄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苦若
耶疾復如初妙珍俛俛如有失賣衣走浮屠氏作諸
禳禱事皆弗應林忽昏眩妙珍解髮相糾纏哀號良
久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計無所出

然香右臂上稽顙天乞以身代復不應至正四年
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
珍曰爾勿憂能剔肝食之卽愈矣妙珍問曰欲剔將
焉從丈夫指右脇示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
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雨墜
妙珍之身獨不濡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
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就痕上割之血
滂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擲杯校卜於神
逮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亟刃之寘几上爇香自誓

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菩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
聶而切之雜竹萌烹之大母食纔下咽其疾頓愈妙
珍懲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鉅甚幾至危殆復夢
神人語之曰無傷也宜鍊紙作灰傅之妙珍從其言
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
復然頂申前誓棄家爲優婆姨前進士永嘉高明來
官郡錄事爲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覆按得實以
聞次於朝詔有司具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
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

某以其事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爲記其事於石云

史官曰人子之於親本宗一氣苟可以死生者勢當共之肯以形體旣分而視之有異耶當親有疾時呼號天地鬼神遑遑求索茫昧中力有可致雖萬死弗之顧又奚暇毀傷絕滅之計耶或者作鄂人對痛斥之余不知其何所見耶夫孝忠無二道忠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爲非顧獨於孝子而疑之耶此決非韓子之文其依倣而託之者耶余聞之慈溪黃東發

之言如此因造陳孝女傳故備論之

重建龍德大雄殿碑

佛法之入中夏始於漢明帝永平八年此說殆非也
中夏知有佛蓋已久矣周穆王時西域有化人來能
出入水火王爲築中天之臺列禦寇之書所載西方
有大聖人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雖
不明言其爲佛其事固皆佛也况乎天竺室利房等
持經來秦而始皇謝去之漢武帝詔霍去病討匈奴
獲休屠王祭天金人祠之甘泉成帝命劉向校書天

祿閣往往多見佛書哀帝遣景憲使大月氏得其王
口授浮屠經而還是則明帝以前經之與像中夏皆
有焉至於永平以後而其教法始恢弘耳然而中州
之人奉佛者雖多江南塔廟則自吳大帝赤烏四年
康僧會所造建初寺始婺之浦江從仙華山降勢而
下其東支蜿蜒而來曰龍峰峰之麓龍德寺在焉乃
法瓌禪師道場初名乾元宋大中祥符元年更今名
嘉定中寧宗親書寺額以賜之寺無碑碣可徵不知
何時建立相傳爲赤烏中予竊惑之僧會之化方行

建業而浦江在千餘里外何緣遽有興蘭若事乎乾元乃唐肅宗紀年以年名寺其殆或肇於唐歟寺廢將圯元大德九年住持僧善興及其徒永鎮悉撤其舊而新之先是龍峰之上有塔七成宋天聖三年僧咸若募兵部侍郎胡公則捐錢五十萬所建至是亦一新之且造塔院一區湧殿飛樓雄麗華煥爲一郡佛宮之冠歲時祝釐縣之諸浮屠悉萃焉元末兵亂一夕皆爲煨燼寺之二比丘至德守約盡然傷心乃合謀曰前人之功吾儕不可不繼也而力未能徧及

宜先其大者以爲衆倡樂善之士豈無從而和之者乎於是黜衣縮食重勅大雄殿五楹間其廣一百一十尺深比廣稠二十尺崇比深復稠其四十尺經始於洪武九年之十月落成於十三年之三月匠以日計者八千米以石計者一千錢以貫計者五千而所就之夫弗與焉二比丘以成功之孔艱也欲使嗣人知所保護介予學子吳誠來請記嗚呼久遠劫來諸佛出世其化度前後固不可以詳知而先儒則謂穆王之世中夏已昉見之越一千六十餘年至明帝法

始盛行又越一百七十餘年至吳大帝江南方知有
佛祕藏之莫顯至道之難聞亦已甚矣今也祇園梵
林交接乎東西琅函玉笈充牣於左右則其證修宜
若易易然者而闡提之人猶日衆多自非增崇其像
變宏侈其寶坊何以新其瞻視而祛其疑妄者哉此
二比丘所以協力起廢而不敢緩也真如妙智含生
本具當有繼軌轍而興事功者不數年間一復大德
舊觀予安敢謂無其人哉故因作記特稽佛法緣起
而歎其不易遭逢意將起人之敬信苟謂泛引而續

言之非知予者也系之以詩曰

西方大聖天人師降本垂迹攝羣機五色神光貫太
微九龍行水香襲衣六齡寂默和天倪明星一出絕
去來大音演法寶華垂像教東漸自蒼姬祕藏弗顯
昧若黜後千餘歲寢光輝白馬馱經息鴻盧從此祠
廟覃夏彝仙華名山如曳旂青龍東逝勢欲飛穹塔
爲角卉木鬢掩映樓觀聳巍巍髣髴兜率中天移劫
火洞熾風鼓威盡化丹艸爲荒樛二士見之心酸嘶
欲符西土化人爲彈指勿使神鬼窺四阿凌虛截絳

寬一倡當知百和隨千楹萬礎列參差行看規制踰
昔時調御丈夫示弘慈擿埴索塗哀世迷手擎日月
耀九馱疾步長趨絕險巖厯劫難值心勿疑浦陽長
江流渺瀰江水可竭道無虧興作起壞屬之誰尙告
繼者徵斯碑洪武十三年夏四月八日前翰林學士
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
縣人宋濂撰